

金剛乘季刊

之說觀



釋迦牟尼佛



恭敬佛像功德：凡見佛像，必須存心恭敬，不可稍有褻瀆，更勿加以損壞。即使置在牀上、或地下，甚至跨越，其罪甚大。薩迦巴根桑澤程佛爺開示廣大心要云：「一人於雨中見小泥塔，急拾草履蓋之。又一人至，以履垢，易他淨物；如此二人，以此功德，其後與造塔人，三者皆為金輪之轉輪王」。故說聞三寶之名，或見佛像、佛塔，皆可為成佛種子。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農曆丁卯年四月初一日

第 31 期

ནང་སྟོང་ཉིད་ལ་སོགས་པ་ཡིས། །གཟུགས་སོགས་མི་འཛིན་ཕྱིར་བཟོད་པ།

忍由內空等。不執色等故。

གཟུགས་སོགས་སྤྱོད་མེད་སོགས་ཀྱི། །རྣམ་པ་ཅུ་མཁོ་ཚོས་ཀྱི་མཚོགས།

色等無生等。相為等一法。

བདེན་དང་བདེན་པ་བཟོད་པ་དང་། །སེས་པའི་སྐད་ཅིག་རྣམ་བཞི་ཡིས།

由諦與諦上。忍智四刹那。

ལམ་ཤེས་ཉིད་ལ་མཐོང་བའི་ལམ། །ཕྱོད་ལོ་བཅས་པ་བདེན་གྱི་དོ།

說此道相智。見道具功德。

དེ་བཞིན་ཉིད་དང་སངས་རྒྱལ་དག། །པམ་ཚུལ་རྟོག་པ་རྟོག་མེད་ཀྱི་ཀ།

真如與諸智。無互能所依。

རྣམ་གྱུང་སྐུ་ལ་མི་ལོན་པ་དང་། །ཚིན་པ་ཚིན་པ་ལོད་པ་ཅུ་སྐད་དང་།

故不許差別。廣大無能量。

ཚིན་པ་དཔ་དང་མཐུན་པ་ལོད་དང་། །དེ་དག་རྣམས་གཟུགས་ལ་སོགས་པ་ལ།

無量無二邊。住彼於色等。

本期目錄

敦珠法王示寂經過	黎日光 4	三藩市諾那寺示顯密異同	謝滿根攝 26
法王敦珠甯波車對其早年之略示	黃毅英譯 8	聖者敦珠甯波車 (1904—1987)	黃毅英譯 27
甯瑪巴派法王敦珠甯波車之唯一傳承者——劉銳		嘛哈珊底約噶與微觀世界信息	根造喇嘛述 29
之上師	黎日光 9	本會法訊	鍾棟湘 30
師恩如海成追憶	劉銳之 11	隨師訪李有義教授側記	熊世禮 31
參加祈禱「虹身成就」之師祖乘願再來法會紀盛	李柱國 15	悟謙法師傳	劉銳之 33
法王寓邸及其他	李柱國攝 19	我皈依了佛教	蘇麗嫦 37
法王家廟壇城之莊嚴	李柱國攝 20	如是我聞	慧泉 37
八萬年前原始人之壁畫		法國行踪手記	黎日光 38
劉上師與星馬二級灌頂弟子合影		密宗精髓——密灌	鍾棟湘 40
馬來亞太平洋灌新弟子		封面：釋迦牟尼佛	
馬來西亞太平洋傳靜坐剪影		封面裏：現觀莊嚴論頌 ²⁶	
星加坡之留影	司徒德亮攝 25	封底：香港水上放生	
		封底裏：甯瑪巴師佛傳承系統(由蔣巴舍寧教主)	

贈閱處

- 國內
-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國內助印請利用郵撥〇一五〇九八九一四號) 金剛乘雜誌社
 - 一、香港北角英皇道七〇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 二、星加坡：Block 111, 11-198, BUKIT PURMEI RD., BUKIT PURMEI ESTATE SINGAPORE, 0409.
 - 三、馬來西亞：89, SENING GARDEN, 34000 TAIPING, PERAK, MALAYSIA
- 凡向當地索閱，請附回郵費，國外助印，請以外幣滙票或現金掛號直接滙交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任何助印，必在下期刊公佈徵信。

出版者：金剛乘學會
發行所：金剛乘雜誌社
發行人兼社長：董淑惠
副社長：林崇安
執行編輯：鍾棟湘
社址：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一段九十一號
通訊處：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郵政劃撥：〇一五〇九八九一四號金剛乘雜誌社
印刷者：永裕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臺北市雙園街四十九巷十六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登誌字第一一九八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44〇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會員

金剛乘學會

香港方面

- 香港北角英皇道七〇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電話：H六一九八一
- 臺灣方面
-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七八號四樓 電話：(〇二)七五二七三〇七 七一—一四九九
-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五號三樓 電話：(〇四)二五五〇六一
- 台南市武聖路一六〇巷一號六樓 電話：(〇六)二五九六一一七
- 高雄市覺民路五〇號五樓之一 電話：(〇七)二八四八三三 七七—一七三七三
- 三三〇三三九 三八六二九四七

密乘出版社
通訊處：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電話：(〇四)一五五三四一〇
郵政劃撥：〇五一四二二一〇密乘出版社

敦珠法王示寂經過

再傳弟子 黎日光

趕往法國博都

一月廿三日港會接到從法國南部博都電話，知法王已告圓寂，劉上師立即召開會議商討，終於決定馬上安排到法國之簽證，盡快趕往參加祈禱乘願再來之典禮。同行五人於廿八日啓程，乘法航到巴黎再轉內陸機到博都，見到佛母及仙藩寧波車等，更得悉法王示寂之經過。

法王授記圓寂

釋尊入胎降生此娑婆世界，經過八相成道，最後亦要示寂而入涅槃。而法王此生之授記，遠在十年前便應示寂。記得一九七五年隨劉上師赴尼泊爾朝見時，佛母云：「法王授記圓寂之時日不遠，為誠請法王多住世，故在嘉德滿都聖地白塔附近建一廟宇，祈禱延壽住世。」其後法王會非常慈悲地兩度答允多住世，轉眼又過數年矣。直到兩年前，法王秘密地告知家人表示快要示寂

，經家人誠懇的祈願請再住世，法王終於應允，但說明此為最後一次。後更應劉上師之請求，東來香港、台灣，更為台中學會主持勝住大典，並傳法灌頂及開示達兩個月之久，使兩地弟子得益不鮮，可見對此兩地特別慈悲，此為法王最後一次離開法國。在一九八五年初，法王一直示疾，在醫院內心臟停了兩個多小時，法國醫生一致認為當時已告圓寂，但佛母等知道法王仍未離開此世界，最後法王心又跳動如常。去年底佛母及仙藩寧波車暗中用泥及其他原料，塑做一個法王之模像，並擬請空行母先帶此塑像回佛利土，意即請法王多住於此世上，塑像完工後正想將頭放在身上之時，法王突然示寂，終於回到佛之利土。

示寂重要意義

法王在示寂前曾對其家人開示云：「吾在此世界所做之一切事業已屆圓滿，亦無必要多留在此世上，現要重回佛土，並要到其他六道之世界，利益其他有情。」

由此可見 法王之願力非常宏大，法王在世之時，竭力宏揚寧瑪巴教法，又著作無數寧瑪巴之秘密經典及教授修持方法，確實使無邊衆生得益。佛母又云：「法王非常感激各地之弟子及信徒不斷祈禱請其長住世，只是覺得在這世界所做之事已圓滿，要回佛土。」我覺得 法王之圓寂有兩大重要意義：其一爲開示人生無常。人身難得，我們要珍惜此生，立刻精進修持，乃至成就，最高就是即身成佛。其二爲 法王圓寂時成虹光身，對我們修行的信心大大加強，只要我們跟着 法王之路走，將來必定成就；最高亦可成虹光身也。

各種徵兆顯現

法王示寂當天，各地顯示不同之徵兆。在法國博都住所上空出現無數彩雲，且有很多光球從雲中射出照下，同時四周又出現一團虹光，環繞飄蕩。同日在尼泊爾發生了九次輕微地震。在印度 法王所主持之一間寺廟，當天寺頂之大旗突然倒下，且全寺停電五天，寺內喇嘛當日修法吹喇叭時，用甚麼方法也吹不響，後來又從外面帶來一些新喇叭，但也同樣吹不出聲。可見 法王之圓寂，不只是寧瑪巴及此世界之最大損失，甚至諸佛，空行護法等，也示現種種徵兆，以表示對法王之哀慟。

虹光身之照顧

依照寧瑪巴最高之修行爲修大圓滿，其最高成就爲

化虹光身，有些大德如吉尊獅子自在龍青巴等在圓寂時化虹光飛去。法王在未圓寂前，其家人及弟子等，懇請留下法體，以加持此世界之有情，法王終於慈悲地答允。並授記以後之信徒若有機緣誠心瞻仰其遺下法體，也必得解脫成就。法王之悲願，可以想見。現在法體雖證得虹光身，四十九天內仍有變化，漸漸縮小。現僅授權四位活佛照顧及侍奉其法體。此四位活佛爲 法王生前所選定，曾受 法王授戒及三昧耶，且一直精進修持，並從未破戒及違犯三昧耶。可見守戒及三昧耶是最重要之事，現在法體不准任何人瞻拜甚至接近，尤恐不守戒者會影響此虹光身。

圓寂初期入定

法王多年來示疾，醫生看不出是何種疾病，服藥也無大幫助，但奇怪是 法王本身亦不感覺任何痛苦，故佛母云 法王整個示疾過程中都是入定。示寂當天，在醫學上是證實已經死亡，因爲並無呼吸。但當時坐姿不變，仍然是定印跏趺坐，雖無呼吸，而面色神態完全與生前一樣，且體溫保持。其神識尙是入定中，一定要待至神識出定始能移動。而神識是否已經出定，亦有種種現象，如頭斜側向一面，面色轉變，滿室異香，或由兩鼻孔中分別流出紅白兩種菩提之玉柱等。在入定期間，其法體一直由空行護法所護持。法王之女兒千媚師姊告訴我們云：佛母請丁高慈林寧波車寫祈禱文，祈禱法王早日

乘願再來，丁高寧波車在法王面前祈誦後外出，暗中問千媚師姊在見到法王時，是否會覺得恐懼，她說法王是其父親，怎會生恐懼，反問爲何有此念頭？丁高云他看見法王之法體周圍羅列很多空行、護法及忿怒尊守護，故誦讀祈願文時覺得恐懼。千媚師姊笑云：若其看見忿怒尊必會立即昏倒無疑。法王之神識在圓寂後兩個星期，待劉上師到巴黎時祈禱才告出定。

法國政府特許

法王係在二月十七日早上十一時半圓寂，其家人至二十日才通知法國政府及向世界各地公佈。法政府特派專員到來視察，因其仍在入定中，不能移動法體，法政府特許不加移動，准停留在家中數天。這是前無先例，因法國定例不能任由屍體停放家中，此次特別通融諒解，特准佛教徒用自已之方法處理。法王於二月一日早上二時其神識出定，出定後政府亦立刻派人來視察。法體經沐浴更衣後，已安置入一特製之棺槨中，爲四方直立式，法體依照圓寂時跏趺坐放入，外有四層，分別放置木炭、香料、名貴藥物等，藉以保存法體。政府准法體一直在家供奉，到今年十月才運離。佛母云法王之圓寂，使法國之法例也要有所修改。

修塔建廟供奉

法王之法體將會安奉在法國直至十月，藉此利益法

國之有情。此期間不斷從世界各地每天都有喇嘛及中心代表到此對法王致敬。各地亦舉行法會祈禱早日乘願再來。法國方面連續修法四十九日，由丁高寧波車主壇，港台方面雖然是新春期間，劉上師仍領導五間會度修上師相應法及恭誦百字明，用最清淨誠懇之心祈願法王早日再來。佛母開示云：「非常感謝各地對法王之祈願，法王現已回到佛刹土，一切祈禱及修法對法王都無任何幫助，但每個信徒及弟子之發願及修持，實爲自己積集最好之資糧，獲得最大之功德。」關於法體日後之供奉

，佛母又開示我們：現今世上寧瑪巴之弟子約一百萬人，主要分佈在西藏、尼泊爾、不丹、錫金及印度等處，而各地之弟子得悉法王圓寂後均力爭請法體之供奉，因法體所在之地，必有重大加持力，必可免除災厄。最後決定現因暫時不便再回西藏，而尼泊爾亦是一殊勝土地，秘密聖境特多，可說爲西藏第二，簽證旅遊又非常方便，故決定將法體在十月間運回尼泊爾永遠供奉。到時尼泊爾政府會派幾位高級官員到法國，與當地政府一同處理運送之手續及程序。尼泊爾政府更爲表示鄭重其事，特在嘉德滿都勝地白塔旁興建一佛塔，以供奉法體，在佛塔周圍更建一莊嚴寺廟。到時信徒朝拜可從佛塔之孔內見到法王之眞身。重要之法會到時會盛大舉行，因法王是寧瑪巴之領袖故，密乘四派即寧瑪、格魯、噶朱及薩迦，都會派最高級之代表出席，分別在廟之東、南、西及北四方佈置各派之殊勝莊嚴壇城，修法持續三個月，

以祈禱 法王再來。仙藩寧波車亦謂到時指撥一地爲金剛乘學會之壇城，劉上師到時率領港台之弟子前往修法祈願十四天。

示寂後之感想

法王示寂後已有一段時間，最初非常難過，不能接受此一現實。現仍每天必定觀想法相，但每次都一直覺得法王仍不斷加持並未離開過我們。記得法王在一九七二年初訪香港在學會傳灌頂時開示云：「各應謹記灌頂之情況，若命終時仍能記憶，必不墮三惡趣。若因以往生之惡業未盡而偶入三惡道者，則在畜生道必爲獸王獅子等，在餓鬼道必爲鬼王，而在地獄道則爲閻王矣。」法王另一次又開示云其弟子及信徒必可與法王生生世世同在一起，且可降生於香拔拉國（即時輪金剛刹土），按法王之授記下一生爲金剛尖銳，即香拔拉國王子，因衆生業力關係，香拔拉國一時尚未顯現。而此一生十八世無畏金剛智，因要調伏有情，故可相現無量。我們在此只有誠心祝禱 法王早日能乘願再來，宏揚正法於世間，救度一切衆生，幫助我們成就及解脫。

捐助本刊芳名（續第32頁）

劉婷玉 劉佳蓉 劉興漢 張榮彰 張阿款 許劍雄
許陳美子 許德發 黃輝玉 陳松齡 張素香 簡毓彥

鄭木森 張千德 陳紉珍 周玲華 趙品尊 趙品森
趙崇溪各捐二〇〇元 林斯文捐一九七元 許德仁 李
碧娥 王赫 沈淑梅 林志隆各捐一五〇元 張全孝捐
一二〇元 洪逸亭 陳至雄 呂建興 單豪 邱秋滿
鄭停次 劉瑞琳 黃正雄 蔣俊義 何正興 劉陳心範
徐乃南 張榮富 陳毓芳 徐玉貞 陳紀麗紅 郭玉珍
劉玉庫 王昌齡 張基源 李金鉞 陳光華 許正宜
黃盛雄 玉麗娟 蕭慶秋 周志虎 詹榮勝 陳慧君
馮道芬 吳佳清 謝順良 許芳蘭 何雪霞 陳其勛
唐久寵 朱柏超 俞正齊 施富瑋 張茂林 李漢雲
李王守玉 蔡耀明 洪麗如 詹漢卿 朱金禧 林秀緣
陳清海 周素琴 陳星震 陳靖文 周宗民 李道仁
黃瑞花 賴仟妮 賴怡秀 楊焯暉 羅光超 羅春來
李皇霖 林景煌 賴重信 蔡振華 張瑞呈 許芳瑛
李國新 范文生 洪秋金 李錫燦 陳貴枝 馮道蕩
彭英來 曾正德 謝遠文 鄒慶宗 劉明松 連漢鐘
張富美 林立人 鮑嘉薇 劉鵬程 孫春麗 林榮宏
周必興各捐一〇〇元 沙文昇捐一〇〇元 回向法界衆生
，祈求父沙作良，母沙王美玉病源脫體，增添福壽 楊
啓昌捐一〇〇元 祈全家平安 黃耀德捐八〇元 陳清忠
何素真 黃志呈 張俊伯各捐五〇元 楊錦忠捐五〇元
祈金榜題名 MR KHONG 捐法郎五〇元 羅偉倫捐美
金五〇元 放生：張山茂二〇〇元 黃學謙五〇〇元及
捐全集五〇〇元

法王敦珠寧波車對其早年之略示

黃毅英恭譯

以下為美國「金剛界日」雜誌於一九八三年六月所做之訪問。法王略示其早年如左：

「吾乃於西藏南部降生者，乃按照上代敦珠寧波之授記，其本身則於西藏東部降生。」法王開示云：「前之敦珠寧波為一著名之嚴取者。他有一特殊之心願，乃是赴往藏南探索大主者、第二佛、蓮華生大士之隱蔽聖谷。然其一生未能如願，乃授記當於下世降生於藏南而開發此聖地。以是因緣，吾乃於藏南降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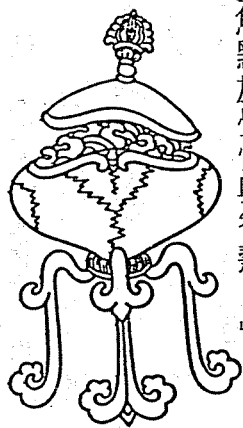
「縱使吾未能一一記清，當吾降生之時，甚多吉祥殊勝現象產生。當兩歲時，不少故敦珠寧波之大弟子——針剛恭初寧波車、親尊寧波車及其他大瑜伽者，學者與寧波車等——趕來藏南覓吾。當其見面之時，縱吾甚為年幼，藏語未純，吾能將其名字與性格等一一認出，故均知吾無疑是敦珠寧波之真實轉世，以此，吾乃被尋訪出了。」

「吾乃於諸大上師處接受甚多教授，直至十四、十六歲。嗣後，吾周遊以學更多之傳統，修法與佛法之哲理。吾曾往不少中藏之寺院，如閔忠崙、多札仁檜、塔

遮聽寶崙等。吾乃接受甚多之教授及不同部門之學問。對完全準確地學習寧瑪傳統尤感興趣。及復「閔忠崙，以寧瑪教法馳名之大寺。於此，續研習及接受更多之教授。」

「根據金剛乘，不少不同之教授乃直接由普賢王如來傳與蓮師，乃至吾之上師：由其慈悲及大行故，吾之上師已授吾此等之全部教授。彼等均對吾甚為慈悲，並謂吾人必須接受此等教授以煖傳承。以此之故，吾無有餘力地，竭吾所能將此等教授弘開，吾曾多次將此等教授傳授。」

「若夫摩訶、阿努，或阿的瑜伽，此為九乘中至內及最高之乘。阿的瑜伽為果乘，為直指覺性或本性。於真實層面而言，阿的瑜伽包括佛陀教授之每一面：故阿的瑜伽為最準確和直接焦點於覺悟與智慧。」



寧瑪巴派法王

敦珠寧波車之唯一傳承者

再傳弟子 黎日光

劉銳之上師

早得傳承

劉銳之上師早於一九五九年到印度噶林邦時，得到法王傳授大幻化網導引法，與寧瑪巴無上密最高心要及口訣，並指定 劉師為繼承人而授以四個傳承，即教傳派傳承，巖傳派傳承，極近傳承及啤嗎心要傳承，更附與傳承表以作地位之證明。指定其為漢地演教者，賜名「舒囊卓之贊青」。以時丁末法，局勢影響，使寧瑪派教法，日就式微。法王再三飭令 劉師代為攝受弟子，以廣弘揚。

三次訪港

其後法王曾三次駕臨港台，劉師亦兩次到尼泊爾朝見，記得法王初次訪港時，劉師懇請法王傳授結緣灌頂，以利益港中弟子。法王笑云：「在印度已授予傳承飭代攝受弟子，由瓶灌至四灌均有此權，並附信物，法寶

，以鄭重其事，今來港只是休息遊樂而已。」又 劉師在第二次往尼泊爾時，更得法王賜戴蓮冠，並強調 劉師為其心子，並云世上只有法王及 劉師可戴上蓮冠而已，戴上蓮冠即是蓮花生大士之直接代表，由此可見 劉師與法王之關係最為密切，在寧瑪巴派誠為超然地位，法王又先後曾經多次，飭 劉師多到世界各地宏揚寧瑪巴教法，包括星馬、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並謂若當地之時節因緣配合，更可成立中心，以期進一步推廣教法，及多攝受弟子。

法體朝拜

法王圓寂後，劉師立刻趕到法國，最重要之目的為向法王之法體致最高敬意及朝拜。抵達法國之前幾天，由於法王之神識尚在入定中，故任何人士皆不准朝拜，甚至接近法體。而法體一直只能由法王生前所指定之四位嚴守戒律及三昧耶之活佛照顧，更由於法王之法體現

證虹光身，而在圓寂後四十九天內仍會不斷有所變化，故此在此期間絕不會准許任何人謁見，尤恐犯戒及三昧耶之行人會影響法體。但法王之神識出定當天下午，佛母與仙藩寧波車秘密約見 劉師，並謂：「劉師是法王之直接傳承者，彼此關係至為親密如自己家人一樣，當然可以特許向法體朝拜，呈獻哈達，禮拜及祈願。但千叮萬囑勿告人，不能向外公開此事，因很多聖者大德都已來到法國，欲向法體朝拜，全皆拒於門外，即在此四十九天內最殊勝之時刻，是不會獲准瞻仰到法體。」

獲贈舍利

佛母及仙藩寧波車又謂：「劉師為法王之心子，得法王之傳承，法王圓寂後所遺下之舍利，當可承繼一部份。」特將法王在圓寂時所穿之兩件衣服給與，一為法王所穿之純羊毛外套，佛母更指出衫上有法王生前服藥時所遺下之水漬印。另一為法王在圓寂時所穿之貼身內衣，一直到法王之神識出定後，將法體沐浴時才脫下。同時又獲贈一條法王所用之哈達。劉師云：「前 貢噶上師將一件貼身衣服賜一弟子，在圓寂後不久，其弟子所藏之貼身衣服生出無數舍利，相信法王之衣服，將來必會生出舍利。穿上此兩件衣服當得到無量之加持力。」同行各人亦蒙佛母贈法王生前所秘製之「月精華藥丸」，此種藥丸能治一百多種疾病，尤能解毒，仙藩寧波車慷慨餽贈每人一盒舍利，內藏迦葉佛及移喜佛母之舍利數

粒。千媚及詩靈師姊亦贈法王在圓寂時身上所穿之布帛一塊。各人均衷心銘謝，此次法國之行，實際獲得不少法寶，所見所聞，均百千萬劫都難遇到。

佛母開示

法王圓寂後不久，有某隨從立刻趕到台灣，說法王現已圓寂，要代法王在台灣傳法，此人前曾到台傳法，並謂所傳才是正統，佛母對此事亦有所聞，乃說：法王除指定 劉上師在港台宏法外，並無再指派別人，法王一向主張弟子只跟隨一位根本上師。到處求法，多皈依上師，是對行者不好。因每一位上師都要求弟子守特別之戒律及三昧耶，若弟子不能全守，則必會嚴重影響其本身之修持。且 劉師親近承事法王，由法王親傳瑪瑪巴最高法要及口訣，現宏揚之寧瑪派為至正統傳承，若有人胡亂誹謗，此人將來必墮落無疑也。

同行有一位從台灣來法國之女士，欲向仙藩寧波車皈依求法，仙藩寧波車笑云：「劉上師已得法王傳承，你回台灣後可向其學習求法，不必向我皈依。」

傳承永續

法王圓寂後，劉師之地位更為重要，而責任也更重大，劉師得到法王之傳承及為法王之承繼人是已得確定，讓我們一同誠心祈禱希望寧瑪巴派在 劉師領導下，更能發揚光大，利益一切有情，大家早證菩提。

師恩如海成追憶

劉銳之

剛從美國之三藩市，遄歸香港，突接仙藩師兄自法

國南部之博都 Dordogne 鎮電告：敦珠法王已於一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示寂，仍在定中。乃趕速率同弟子五人，前往巴黎，轉機趨赴。及至知 師面色如生，姿勢仍然不動，法體逐漸縮小。已有賓瑪巴大德千寶慈寧等十餘人，修法祈禱：請勿化光飛去，及請早日乘願再來。銳之則以辦申請入境手續，及飛機銜接逾期所誤，是以來遲，已知罪咎無可恕，惟請早日出定，翌日果然，則入定已超過兩個星期矣。日前之於嘉德滿都故居，及現在寓所之五彩祥雲圍繞等瑞應非一，不必細說。祇爲法國以天主教盛行之國家，而能於示寂後十餘日，不稍移動法體，且同意於四十九日後運至嘉德滿都，由尼泊爾政府建廟供奉，若非殊勝之善妙成就，何能得此額外優遇？昔曾譯 師所著之西藏古代佛教史，知千餘年不能一遇，今者何幸躬逢其盛，其感受爲何如耶？

越日承事 佛母，仙藩師兄轉述其母之言曰：「法王雖弟子衆多，然傳承唯爾一人，今後應繼承遺志，努力宏法利生，務使發揚光大，爾其勉之。」並將遺衣二襲賜與，此師門之繫念，不勝感動，而於責任之煩重

，又自懷然。

關於傳承之頒賜，轉瞬已二十八年，如海師恩，實令無窮追憶：(一)西元一九五九年(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八日己亥年三月初十日叩謁請法，即得許可，將所修習有得之金剛薩埵法，先授瓶灌。及閉關修學，親爲封關啓關；旋即賜以密灌、智灌、乃至名詞灌，逐級詳加考問，以余曾蒙 貢噶上師賜給名詞灌等遙灌，且將六法引導廣論，乃至大圓滿中心講錄等開示擲下詳讀，故能應對裕如， 師大驚喜，全部照准。(二)所賜儀軌，前後覓三譯人，無法譯出，轉乞於 師，乃如峽水倒流，進一步且示以導引法，每星期開示六日，由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每日必置參考書盈尺於桌，指示詳明，如是數月。(三)當既受名詞灌頂而後，賜法名爲「舒囊卓之贊青」，義爲「福德法幢」，以 師今世之授記：爲「遍樹法幢」故。並詔余曰：「西藏無上密宗之規矩，凡已受第四級名詞灌而後，始可稱爲『寧波車』(義爲「寶」)，爾今後可稱爲『舒囊寧波車』矣。」余跪而請曰：「我於寧波車之尊稱，祇係對吾 師之專用，如唐玄奘大師對其師戒賢論師，尊稱之爲正法藏，窺基師對

其師玄奘大師，尊稱之爲上人，蓋皆將普通敬語，作爲專用名詞。今後除爲尊敬祖師故，尊稱蓮華生大士爲咕嚕寧波車（上師寶）；爲遵西藏俗例故，稱達賴喇嘛爲渣華寧波車（太陽寶）；而寧波車一名，祇尊吾師。

（四）關於寧瑪巴之傳法次第：爲灌頂、傳咒、儀軌、導引、乃至口訣，五者已傳其四，於是口訣亦復開示。故所賜序有云：「在此以前，關於靜念方面教授，零星散見於各部，如此生圓攝集著作，成爲一部，未之有也。由此之故，應加愛惜，作希有想。」迨民國七十年十月法駕重臨香港，詔余而言曰：昔年逃難至印度之噶林邦，家國淩夷，法寶失落，前途渺渺，難免心冷意灰。爾乃放下一切，專誠從香港飛來。一心學法，且得悟謙和尚度語，辭能達意，故將教傳派所有口訣教授，全部傳授。現雖弘法歐美，弟子衆多，但無此機緣，不再作此傳授，尤須特別珍惜。（師所賜序，見劉銳之譯大幻化網導引法。）（五）傳導引法將半，師將無上密乘教傳派金剛薩埵靜念大幻化網本續灌頂傳承，靜念摧壞巖出近傳承，及極近傳承之傳承表三張見示，飭代攝受弟子，因稟告擬請待修得稍有進度，始代傳人。師聞語慘然，揮頭而去。及今思之，近來承事多年，從未見聖顏如此不快者，當時乃大惶恐，長跪抱持雙足，頂禮求恕。

師慨歎曰：西藏佛國，正教備受摧殘，寺廟成墟，活佛受辱，實欲於漢族中，留此殊勝之一脈也，爾其勉之。受命以來，夙夜憂懼，先於香港原設之金剛乘學會，

加強弘利；民六四年以退休故，遄赴台灣，學習藏文，並於台北、台中、高雄、台南、成立學會，最近並於美國之紐約、洛杉磯、三藩市、法國之巴黎、星加坡、及馬來西亞之檳城、太平等地，雖未設有法幢，實已逢場作戲，到處弘揚。爲令學密行人，熟知密法，遵命三月發行金剛乘季刊，凡五千份，免費贈閱，及今已印至第三十一期矣。爲使行人深造，已奉准發行金剛乘全集，每輯凡五巨冊，已推行至第三輯。當修學至第二級灌頂毘盧七支坐法時，曾請准予普傳，以資饒益。十餘年之普及傳授，香港台灣之從學者，各已超過萬人。憶蓮師在藏時，知數十年後，有藏王朗達嗎者出，毀滅佛法，乃先將法要藏之於巖，免受破壞。師將法要，傳之漢地；雖後來師於法國南部之博都，建有男士閉關三年者，六年者，九年者；及女士閉關三年者，各一座，每座均設關房三十五個，皆告人滿，閉關者以西方人爲多。蓮師授記：鐵鳥飛空，密法弘揚於世界，就一般說，係以漢人爲多，吾師遠見，真可比美蓮師也。（六）民七十年三月將往嘉德滿都謁見，特奉諭函，飭將頭頂尺寸報告，及至已將製妥之蓮冠，親爲載上。並詔之曰：今世界中，得戴此冠，而爲蓮師代表者，惟我與爾二人而已，戴此冠時，對任何勝者（按即上師、佛、菩薩。）皆不須頂禮；且應稱爲「舒囊喇嘛」，但至今仍不敢作此稱也。（七）師慈愛逾恒，常有視而親逾己子之語；而賜序中有云：「想因其過去生中之願力，及彼此之因緣

，纔能遇此善巧緣起，余知其故矣。且曾諭以彼爲佐賓車聰尊者轉世，昔嘗同事一師，互相砥礪，並指示我爲誰，但終未敢告人，以自己學問幼稚，修持而證量毫無，不願辱及前人也。(八)年前在台，以年事日高，體力衰退，而於修習、弘法、及翻譯，三事並行，恐難兼顧，將並失之，又難於取捨，請示於師。以茲事體大，須詳加觀察，越三日示以仍應三事並行，勿稍舍棄。對以年老恐將不能成就？師乃怫然不悅曰：爾不信我乎？我命爾名爲舒囊（福），謂有福能致慧以成就，且常加以加持也，爾不信我乎？乃惶然叩謝。(九)法駕初蒞香港時，告曰：多年未離開印度此行本爲應聘前往美國，知爾修持弘法，頗肯用功，特來一視。及赴美回程抵港，又示以飛機經孟買，本可直接言返，爲多見一面，勞頓不辭；繫念之情，思之感動。賜蓮冠時更曰：爾之修學弘利，如是精進，五百年難得一人。常深愧斯言，而未嘗不以此自勉。自維年逾六一，始發憤專學藏文，十載於茲，進步緩慢，竟蒙賜以不虞之譽，認爲所譯尙佳，賜諭獎勵，並飭譯成英文，以示普及。(十)憶法駕初臨港，以言語不通，談話必須重譯，師說藏語，由兒女譯英文，弟子等爲譯漢語，故祇上下午各謁見一次，肅立不久便告辭。師感不滿，第二次駕臨時，誠謁見時，匆匆而去，如譯員未備，時常相對無言，但亦怡然自樂，佛母見其如此，時引爲笑柄，如稍遲到，必奉命催；曾云：他日成佛至何刹土，當與爾俱，即如授記

赴香拔拉亦復如是，息之不禁釋然。

西藏密宗寧瑪派巖派傳承表(文藏)



། གྲིབ་དོན་གྱི་གསལ་གཏེར་ཕྱོད་ཉེ་བརྒྱད་ལྟར་། ལྷོ་ཕོ་བོལ་ལྷན་པུང་ལྷུང་གཞན། གཏེར་ཕྱོད་ཀུམ་སྒྲིབ་
ལ། ཉེ་བཞེས་ཞེ་ ཉེ་བཞེས་ཞེ་ ལས་ལའའ་ལའའ་ལྱེ་བའོ། 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ད་ཟེ། བསོད་ནམས་དཔལ་
ལྷན། བསོད་ནམས་ཚེས་སྐྱོད། ལྷོ་ཕོ་བོལ་པ་རྒྱལ། ལྷན་དག་ལ་གྲགས་པ། ལད་ལྷན་ལ་བསྟན་ལོངོ།
ཕྱི་ལས་ལྷན་སྐྱེ། གཏེར་ཕྱོད་གྲིབ་པ། ལག་དཔའ་ཚེས་དཔལ། ཕྱི་ཚེས་རྣམ་རྒྱལ། ལྷན་ལྷན་
ལོངོ། ཕྱི་ལས་རྣམ་རྒྱལ། ཕྱི་ལས་ཚེས་སྐྱོད། འཇམ་དབྱེས་མཁུན་བཙེའི་དབང་གོ། རྩ་
ལྷན་ལོངོ། དེས་པ་དག་འཇམ་གསལ་བྱལ་ཡེ་ཤེས་དེ་ཤེས་སྐྱེས་པ་སྟེ། བདག་གིས་
རྒྱ་ཕྱོད་པ་སོད་ནམས་ཚེས་ལྱེ་བའོ། ལའོ། ཡང་ལྷོ་ཕོ་བོལ་ལྷན་པུང་
ལ། གཏེར་ཕྱོད་ཚེས་སྐྱོད། ལྷན་ལྷན་གྲིབ་པ། གཏེར་ཕྱོད་ལ་བདག་གི་སྐྱེས་པ་
སྐྱེས་པའོ།

參加祈禱「虹身成就」之師祖

李柱國

乘願再來法會紀盛

今年一月中，劉上師從美國回港，本欲閉關，唯不幸傳來 師祖寧瑪巴法王敦珠寧波車已於法國南部寧瑪中心圓寂之消息，經開會商討，決定於二十八日乘坐法航起程前往法國，是次一行五人，劉上師、黎日光師兄、鍾棟湘、蘇麗嫦二位師姊及本人，經約二十小時航程，於翌日抵達巴黎，仙藩寧波車派伊利沙伯小姐等三人迎接，并協助飛車趕往內陸機場轉機前往南部，但惜法航機遲到，因此趕不及，惟既來之則安之，乃安頓於機場附近之郊區酒店渡過農曆之大年初一，亦堪回憶也。初二清晨，再乘內航機前往南部，經個多小時航程，到達巴利葛機場，得仙藩寧波車派專人駕車接應，送往唐納鎮之愛麗仕酒店（見圖①），此區各酒店均於冬季時停業，待夏季纔正式經營，故外型古樸，歷史很長，距離最近約十分鐘車程，非常方便。

旋奉佛母派車接往其寓邸（見圖②及②A）見面，右面乃一廟堂，鈴鼓莊嚴，正有三十餘位喇嘛西方人士修法祈禱，佛母經仙藩寧波車翻譯，告訴我們：法王之示寂

，乃因覺得在此世界應做之事已圓滿，而於其他世界有很多事待其前往弘利，故暫離開此世間，雖經家人苦苦請求亦無效，但如果我等誠心祈求，法王早日乘願再來，亦會於其下一世香拔拉國王之前會再來此世界一次或多次。由於法王示寂，其肉體生理上之變化乃有異於常人，雖經醫生證明已去世，但因法王仍未出定，面色如生，并作金剛跏趺坐，姿態不動，更微有體溫，此殊勝現象，令法國政府醫生均稱奇，更獲法國政府極度合作，予以立國以來，從未有之破例，一般人一經證實死亡，便以最快時間封棺下葬，但因法王如此特殊，所以不用遵守慣例。更由於西藏、印度、不丹及尼泊爾政府獲知法王圓寂後，均表示希望能得法王之肉身舍利，建塔供養，因為得到法王之加持，該國便會免兵災禍變，殊勝非常。經佛母詳加考慮後，覺得西藏已非如前，印度更無佛教，最適當的便是尼泊爾，因那裡有很多秘密勝境，而且亦方便從世界各地前往朝聖的人仕，與法王之素願相符，因能參見法體面貌，便獲解脫，

離三惡道，而尼泊爾政府特別在白塔附近建塔廟，塔身有透明玻璃使能瞻仰。正因 法王至今仍是作跏趺坐的，故此佛母特別飭造了一個藏式的四方型棺槨，乃一約爲卅寸丁方之方型盒，外用刺繡莊嚴，盒內四層，內是西藏傳統之秘密防腐料。我腦子裡存有一個疑問，因爲當佛母命侍從打開內部，讓我們觀看時，我能見到最內之一層方盒，面積很小，如何能容納得一個人之身體呢？這個疑問，直至數日後始獲解釋，容後再述。

話說回來，法國政府，甚至各地政府，除火化外，規定所有運出國之棺木，一定要長型的，但 法王的乃四方型，因此法國政府又一次破例准許，此乃歷來未有者，而尼泊爾政府約於今年十月間專使護送前往，亦爲佛塔建成之日，那時藏密紅黃花白四派均會派人前往在佛塔之四個方向設壇修法。在寧瑪巴派內將會劃出一部分爲我金剛乘學會專設一壇修法，屆時乃百年來未曾有之盛大法會。

佛母更告訴我們，是次當 法王圓寂之消息傳出之後，各派及寧瑪中心均欲派人前來朝見，惟已一一辭謝，而我們乃爲被邀請之少數代表。佛母更笑云因 劉上師乃 法王之心子，所以三日前此間還下大雪，氣溫在攝氏零下廿度，積雪盈尺，寸步難行，交通幾致停頓，而當我們到達時，積雪及時溶解，一切均似有所安排。閒談中台灣閔蓉蓉師姊詢及有一西藏人在外面聲稱代表 法王到台灣傳法，有此事否？佛母聽後立即搖頭，並指其

人並無資格代表 法王，能代表 法王在外宏法的祇有劉上師一人，此乃 法王在生時所授權，無人能推翻的。其後 劉上師向佛母詳述近年弘法之成績及傳授密宗靜坐法時之盛況，佛母聽後深表欣慰。

因我們於到達時曾聽到廟堂裡傳出鼓樂之聲，便向仙藩寧波車詢問得知是祈請 法王早日乘願再來，於是詢是否可以參加，在香港及台灣各學會均有做同樣之法事，仙藩寧波車謂如此很好，并謂 法王本人已超越一切有爲之法，雖然現在世界各地均有做同樣之祈禱，法王本身是不需要的，但衆人這樣做法，所有之功德，亦實回向自己的，雖然如此，西藏、印度、不丹及尼泊爾之政府仍下令連續做四十九天的法事，祈禱 法王早日乘願再來。更謂如果我們參加亦非常歡迎，但因爲他們之法會時間很長，由早上直至晚間七時左右才圓結，我們年青的可以隨喜參加，不一定要完全參與，而劉上師因年事高，況且在任何地方均能與 法王溝通相應，不必再親到廟堂參加了，不過，他們仍特爲 劉上師在法會中設有法座，乃於主壇之隔鄰，若 劉上師喜歡的話，隨時來電通知他們，便會派人駕車接送往來的，後乃決定 劉上師留在酒店，我們年青的均於午後參加法會，仙藩寧波車派車接送，先往廟堂參觀（見圖③），乃一長方形之平房，於中央之一面設有佛壇莊嚴肅穆（見圖④及④A）。

次日，我們被接往法會道場，禮佛後安座，喇嘛多

人各掌法器，法會由丁高漢斯喇嘛主持，今次幸得親臨如此殊勝之法會，實在得益不少，且眼界大開。

即夕二位佛女奉母命到酒店拜訪 劉師，并邀共進晚膳。對我等亦均親切非常，除敘述 法王圓寂時種種示現之殊勝現象及法國政府之首開先例，特別安排，并云因爲 法王還未出定，故除其預先選定之四位非常守三昧耶戒之活佛能親近看守 法王之遺體外，餘人均未得接近。亦因礙於冬季，大部分之名勝亦關閉，但亦會抽時間用專車載我們逐一遊覽，并會帶我們看一看一向不爲別人參觀之閉關中心，并約 劉上師於次日與佛母作一密談。

於翌日下午，當我們在祈禱法會祈禱時， 劉上師及黎日光師兄二人被邀奉訪佛母作私人詳談。約個多小時，我們亦被佛母之侍從邀出法會。由仙藩寧波車，二位佛女陪往寧瑪巴中心之所有地，不禁對法王在十年間於法國做了之偉大之事業讚歎不已。隨後乘夜幕未垂之際到有八萬年前之人類洞穴之地方參觀，但因爲那些洞穴內在夏季且要添衣才可參觀，現在正嚴冬，裡面已結冰了，故此不能入內參觀，祇在外附近流連一下而已。及觀看附近之勝境，仙藩寧波車指出在下面平原有一條環形河流，形如白螺，像八吉祥圖案之法螺形狀，并謂法王於未到法國前，夢境中看到此地，覺得甚宜作弘法道場及後發覺此地與夢中所見吻合，即覺因緣殊勝，象徵能在此地將佛法弘揚，於是如此一住十年，期間發展迅速

，稍作觀看後便再起程，帶我們去參觀閉關中心，途經之處，環境清靜，入口處更被木柵攔阻，禁止閒人走近，經開鎖後車輪緩緩前進，因恐聲浪驚動關內之人，約三分鐘，抵達關房，其前面有一石龕，內供奉四大天王以資守護，在此拍攝錄影帶後，便又起程到另一閉關中心，因知剛纔參觀的乃六年閉關的關房，費用每年約二萬法郎，除各項支出外，餘款便先津貼實在修行而經濟不好者。再到另一閉關中心附近，知爲閉九年用之關房，更有用來閉三年關用的，且有女衆閉關三年的。後再到另一間廟（見圖⑤），屬 寧波車的，裡面更有一瑜伽室，又至寧瑪巴中心所屬之地及菩提園等地，高處遠望無際，爲二百四十餘公頃之地。

晚上，仙藩寧波車及佛女均再與我們在所住酒店共用晚膳，所說 法王已有跡象將於不久出定，大概 法王知道 劉上師已到法國吧！

法王果於次日出定，我們暗喜有機會朝見法體，但於是日祈禱法會中祇 劉上師及黎師兄二人被邀入內。

法王證虹光身，身體不斷縮小，難怪那個細小之四方棺槨竟能容納，前此疑團，今得了解，真殊勝啊！佛母更將 法王入定時所穿之杏色茄士羊毛衣及仍穿著之睡衣一同送予 劉上師，因彼乃 法王之心子，以此關係，有非常大之加持力，可於盛大法會中穿着，以得加持，但不可洗滌。佛母更云就算其他大喇嘛懇求得到法王少許身上之物件亦非常難。如今 劉上師竟連得

法王貼身之兩件衣物，由此可見劉上師與敦珠法王之關係是如何密切的了云，黎師兄說佛母亦會稍後有些禮物送給我們各人的。

因爲着在尼泊爾佛塔開光之日四派修法時之儀軌劃一，仙藩寧波車將祈禱之藏文儀軌帶來并和上師一起對讀及將重要部份指出，待日後譯成漢文。二位佛女同來，送給我們每人一份於法王入定時仍纏著之毛巾剪下之布片，并謂可將之再剪分給家人，以祇少許亦能有非常大之加持力，平時供奉佛壇上。我們除萬二分感激外，深感此行實得益不少。

在離南部之前一日，仙藩寧波車及二佛女用車接載去參觀八萬年前原始人劃上壁畫的大洞穴，裡面的壁畫（見圖⑥及⑥A）雖畫於數萬年前，但色彩仍鮮艷，構圖工整，符合比例，且依石形畫，凹凸形態自然，真大開眼界。旋往古城愛拔酒店內之餐室用膳，以此城食物精美，遠近馳名，試之真名不虛傳也。餐後，再往參觀原始博物館之原始石器用品及雕刻品，原始牦牛的標本，及幻燈影片，皆爲介紹原始壁畫及原始人所生活之環境情況。

參觀完畢，以明早即別，應向佛母告辭，但仙藩寧波車恐劉上師疲累，先送回酒店休息，再派車來接也。

當辭行時，佛母贈予我們每人一份「月藥」，此藥能醫百病，乃由法王從月初一直至月圓的晚上，一面修法一面提煉，不能見光，是故稱爲「月藥」，而仙藩寧

波車亦分別贈送我們每人一份用盒子裝起之迦葉佛及喜薩嘉佛母的舍利，裡面又有些法王所加持過的米粒，我此時真覺得榮幸非常，能託劉上師之關係才能得到如此殊勝之禮物，臨走時，佛母謂他們或會於尼泊爾之法事完畢，會到香港及台灣一遊及作休息，劉師表示深切歡迎。此時佛母又命代帶回「月藥」舍利等禮物，轉交會長及衆大師兄，我們謝過後，請准佛母允許，由我到法王之廟攝影留念。

翌日清晨到達機場，以霧大班機取消開出，祇好改乘火車前往巴黎，一試乘火車之滋味，感覺得非常舒適，但要用四小時時間耳。

一至花都，入住近香舍利舍大道附近的「朗般」酒店，此店有近百多年之歷史。

在巴黎期間會到附近名勝如凱旋門、巴黎艾爾菲鐵塔、羅浮宮及著名的香舍利舍大道遊覽，且一試有名的美心餐廳，值得一記的乃是凱旋門原來劉上師於四十五年前因曾爲軍人，故非常希望能有日騎馬在凱旋門下穿過，如今雖身份不同，但亦如願實堪回憶，更有一事亦值爲一提的，乃台灣駐法國之新聞官夫人，皈依了劉上師，如此又在法國種下紅教法流的種子。

由於是次我之可以有幸與劉上師及師兄姊同赴法國參觀師祖虹身成就，祈禱乘願再來之盛典，真是千載難遇，此生定不忘懷，無以爲報，祇有盡力用功修行，以作法供養矣。

愛麗仕酒店

圖 1



法王寓邸
圖 2

法王示寂之內寢

圖 2A



法王家廟壇城之莊嚴



圖 4

法王家廟所供之法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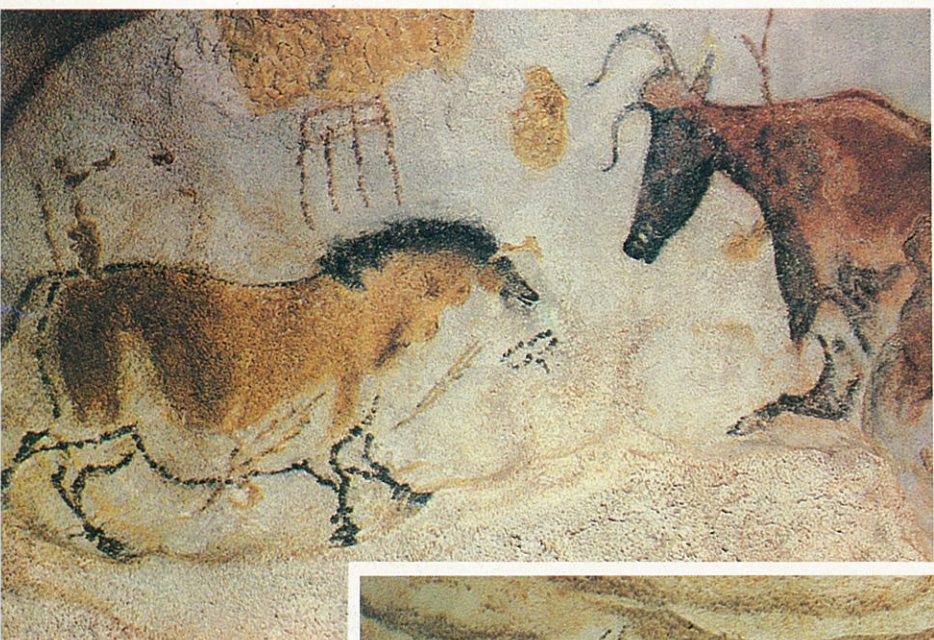
圖 4A

法王家廟所供之法座

瑜伽室前
圖5



八萬年前原始
人壁畫之一
圖6



八萬年前原始
人壁畫之二
圖6A



劉上師與星馬二級灌頂弟子合影



檳城機場之場

(一) 檳城機場之歡迎



(平太亞西來馬)筵喜之逢重別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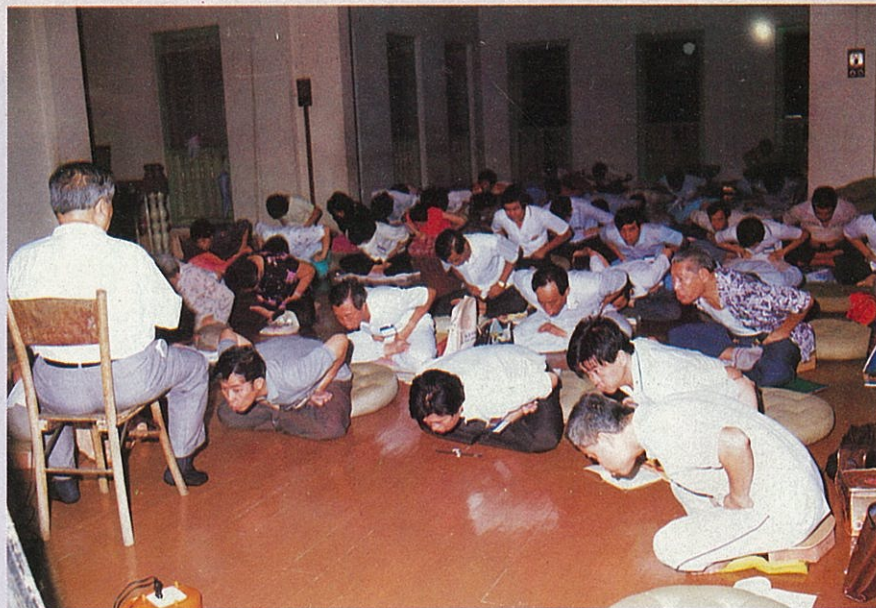


子弟新灌瓶平太亞來馬

(二) 迎歡



馬來西亞太平
傳靜坐翦影



新加坡之留影

機場歡迎



初級瓶灌



問題解答



三藩市諾那寺開示顯密異同



聖者敦珠寧波車 (1904-1987)

黃毅英恭譯自美國「金剛界日」八卷三期

聖者敦珠寧波車，智者移喜多傑，西藏佛教寧瑪派之最高領袖已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八日於法國多多奈圓寂，時年八十二歲，其示疾肺氣腫已有多年。

聖者敦珠寧波車爲本世紀大圓滿，或阿的瑜伽之卓越導師。他更爲一巖取者，曾開發蓮華生大士隱藏之經典及教授。作爲一馳名之詩人與學者，寧波車著有經典之「寧瑪教史」及其他甚多著作。寧瑪派爲西藏佛教中最古老之教派。寧瑪之傳承均源自蓮華生大士者。

寧波車於一九〇四年降生於藏南之啤嗎角，即被認出爲寧瑪大悉地和修行人敦珠寧巴（一八〇四—一九〇四）之轉世。敦珠寧巴亦爲巖取者，曾開發不少關於普巴金剛修行之法要。寧波車亦爲釋迦佛弟子之一舍利弗和蓮師廿五弟子之一佐賓車聰的轉世。

於「金剛界日」八三年六月刊登之訪問中，寧波車憶述其早年經歷。

「吾乃於西藏南部降生者，此乃按照已故敦珠寧巴之授記，其本身則於西藏東部降生者。」法王開示云：

「前之敦珠寧巴爲一著名之巖取者。他有一特殊之心願，乃是赴往藏南開發大主者，第二佛，蓮華生大士之隱蔽聖谷。然其一生未能成行，乃授記當於下世降生之藏南以開發此聖境。以是因緣，吾乃於藏南降生也。」

「縱吾未能一一記清，當吾降生之時，甚多吉祥異象產生。當吾兩歲之時，不少故敦珠寧巴之大弟子——針剛恭初寧波車，親尊寧波車及其他大瑜伽者，學者與寧波車等——趕來藏南覓吾。當其覲見之時，縱吾甚爲年幼，藏語未純，吾仍能將其一一認出——其名字與性格等。故其均知吾無疑是故敦珠寧巴之真實轉世。以此，吾乃被尋訪得出。」

「吾乃於諸大上師處接受甚多教授，直至十四、十六歲。嗣後，吾周遊以學更多之傳統、修法與佛法之哲理。吾曾往不少中藏之寺院，如閔忠嶺，多札仁檜，塔遮聽寶嶺等。吾乃接受甚多之教授及不同類門之學問。吾對完全準確地學習寧瑪傳統尤感興趣。故吾復返閔忠嶺，以寧瑪教法馳名之大寺。於此，吾續研習及接受更

多之教授。

「根據金剛乘，不少不同之教授乃直接由普賢王如來傳與蓮師，乃至吾之上師；由其慈悲及大行故，吾之上師已授吾此等之全部教授。彼等均對吾甚為慈悲，並謂吾人必須接受此些教授以煖傳承。以此之故，吾無有餘力地，竭吾所能將此等教授弘揚。吾曾多次將此教法傳開。」

「若夫摩訶，阿努，或阿的瑜伽，此為九乘中至內及最高之乘。阿的瑜伽為果乘，為直指覺性或本性者。於真實層面而言，阿的瑜伽包括佛陀教授之每一面；故阿的瑜伽為最準確和直接焦點於覺悟與智慧。」

寧波車於一九七六年在紐約建立其道場「移喜寧波」。於麻省，俄立岡，加州及英、法、比亦建立不少附屬之中心。於一九五九年於香港建立金剛乘學會（台灣之台北、台中、高雄、台南四處，均有金剛乘學會且有建立十年以上者。譯者附註。）除此更於紐約建立關房鄔金初宗，於法國多多奈建立關房鄔金桑蔦初嶺。

寧波車曾於一九七六年駕臨布爾達，並主持蓮師灌頂。更為「持明」撰寫長壽頌文而成為金剛界日常修奉行者。一九八三年，寧波車亦曾於紐約「法界」主持嚴傳之蓮師灌頂。

寧波車為其子仙藩寧波車所繼承。

現時敦珠寧波車正於法國多多奈中心跏趺正定中。此將延續最少四十九日。丁高親尊寧波車已趕往多多奈

主持有關儀式，之後法體將被迎往尼泊爾，供奉於佛塔中。

一個「金剛界日」代表團將赴法，謹代表「持明」與整個「金剛界日」僧伽致意。

（譯者按：「持明」為「金剛界日」與「法界日」兩噶珠巴中心之導師初陰聰巴。）

捐助本刊芳名

馬來西亞方面（馬幣）

轉通法師捐一〇〇元 葉文意 蔡袖琴合捐九〇元 葉

貽江 張金應各捐三〇元 陳崇璋 王願偉 鍾志興

許義哲 陳志仁 廖訊鑾 鄭俊美 葉首溪 陳樹濤

林天龍 岑仲發 陳植藩 葉立遠 黃星榮 許如耀

李勝琴 施教音各捐二〇元 蔡鎮安捐十七元 李名敏

捐十五元 邱寶光捐十二元五角 詹觀奕 江美蓮 廖

日和 葉立遙 葉立選 朱明鍾 陳達安各捐十元 陳

英順捐二元五角 WONG CHEE YIN 捐二元

黃金賜 陳廣義夫人合捐台北金剛乘學會建築費一〇〇

元 邱寶光夫婦捐台北金剛乘學會建築費星幣八〇元

星加坡六弟子（司徒德亮 林津儼 辜識光 李明 許

祝安 曾錫漢）合捐星幣三〇〇元 太平三乘法輪精舍

捐密法初階印刷費一〇〇元 無名氏捐密法初階十元

嘛哈珊底約噶 (MAHA SANDHI YOGA) 與微觀世界信息

嘛哈珊底約噶是梵語，藏語爲佐巴欽波寧體，漢語爲大圓滿心髓。本人在三十年前曾寫過一篇爲『禪宗與大圓滿』就是說修大圓滿的人須先修禪定。現在須要進一步簡單扼要地說說大圓滿心髓與微觀世界的關係。在有了禪定基礎以後，方能窺微觀世界的奧秘。此一法門是西藏寧瑪心髓派（紅教）所獨有的成佛捷徑，始自原始普賢如來傳與五方佛及金剛薩埵，金剛薩埵傳與阿育王的外孫極喜金剛，極喜金剛傳與妙吉祥友，妙吉祥友傳與希利森哈，希利森哈傳與蓮華生，蓮華生於定中親見普賢如來與金剛薩埵，得其傳授，然後傳入西藏，同時又有比瑪拉密札，亦將心髓傳入西藏，如是展轉傳至昂藏寺甲色上師，甲色上師傳於我，這就是本法的傳承來源。

此法有澈卻、脫噶兩步：澈卻譯曰『立斷』屬於修定，脫噶譯曰『頓超』屬於修光。有了定功，才能於定中得見微觀世界之秘密。乃見宇宙空間有各種不同之『明點』，都會行走，上下左右都很自如；其中有固定不

動之明點，大圓圈內有小圓圈等。其行走之明點，如鳥在空中翱翔，有的如鎖鍊。最初看時很微小，捉摸不定，定功漸深時則點亦漸漸放大。其中明點圓如彩虹的，顏色排列次第有一定的格式。明點的中間一個圓點，以白色居多，其它紅、黃、藍色較少，而以綠色的爲最少。明點的亮度一般如電燈泡，有的全是金光燦爛，這些都是於太陽光下見到的。

嘛哈珊底約噶既然與微觀世界有這麼密切的關係，但不知修煉此約噶對人體和精神有什麼好處？這在紅教中有很明確的教授。我們漢族佛學華嚴宗五祖有這麼兩句話可以概括，他說修持方法有兩個途徑：『一是以法界透入色身，一是以色身透出法界』。這就是說我們觀察宇宙明點時，起初看不見，進而所見甚小，剎那即過去，日久功深，能以精神吸住明點，使他跑不掉。這樣看下去，明點便自然而然的漸漸放大，狀如車輪。此時則見其中有一佛相，明點無數，佛相亦無數，最後諸明點總歸於一個明點。然此明點，不獨空中有，我們身上亦

本會法訊 鍾棣湘

有。這好像科學家說的什麼原子、鈾子、電子、粒子、分子等。我們修約噶的若能和宇宙空間這些「子」接上綫，便能在身上起作用：1面如童子2得虹霓法身（就是說人們看你是個人，但其體如虹霓，抓不住。）3死時骨肉皆化，唯留存指甲和頭髮；又有臨命終時，身體縮小，堅硬如鐵。這便是修嘛哈珊底約噶的成果。此法門經過瑜伽（約噶）師傳授以後，每人所見都一樣，足見是客觀存在的東西。我認爲這些情況，應該引起科學家的重視，加以探討研究，使這種東西向內（身心）發展，若一昧向外發展，或製造殺人武器，或作其他不利於人類的事業，其威力雖然不可思議，但不能直接與人類發生關係（即不能以法界透入色身，同時不能以法身透出法界也）若能向內發展爲人們謀幸福，使人們能夠長壽，返老還童，以至化虹而去，皆成佛道，豈不是來得更親切麼？我願研究物理專家對此予以重視。我在上海龍華寺遇到一位美國的科學家，向他談到這問題，他說我們科學家要看到這些微觀世界的東西，得花許多錢，用精密儀器觀察，才看得見，你能用肉眼看見，真不容易。

寧瑪派最大成就就是化虹，若能用科學證實了它，大家共同研究，爲人類創造更好地幸福而奮鬥，這就是我在上師三寶座前所祝願的。

瑜伽行者 根造喇嘛述

去年十二月中旬，隨 師到美國，首程爲紐約，拜訪李將軍漢魂及沈居士家楨，並到曼哈頓之洛克菲勒中心觀賞聖誕夜景，而季刊讀者亦紛紛到訪，詢問無上密法各問題。三十日飛往洛杉磯，下榻於蒙市之財神酒店。

一月七日，羅偉倫居士皈依後，並介紹楊德瀚居士駕車前來迎接，到達其家後，始發覺數人前於港台皈依弟子亦在其中，倍覺親切，座中十八人請求灌頂，師以已允三藩市諾那寺謝滿根師兄之請，演說顯密異同，留洛時日無多，灌頂後必須傳咒念誦，再傳儀軌，不能苟假，祇有先傳皈依，如能遵守金剛乘學人「四原則」，他日有緣，再行傳法。九日 上師於蒙市之健才中心演說西藏密宗靜坐法，聽衆達五十人。十日飛往三藩市，十一日演講，十六日飛返香港。

一月十七日，驚聞 敦珠法王示寂，上師遂於二十八日與五弟子飛抵法國南部，法王於二月二日出定，佛母於次日約見 劉上師，並遵照 法王之指示，親將 法王入定時所穿之內外衣兩件交 劉上師，並囑其有法會時穿上，以得加持。十日我們匆匆離開法國返港。於港期間，上師忙於傳授靜坐、開示儀軌、演說佛法、並舉行灌頂，三月三日至二六日，上師在星馬爲前已受灌頂之弟子三十人舉行亥母灌頂，並攝受新弟子數十人，且爲開示儀軌，更應所請分別傳授靜坐法。

隨師訪李有義教授側記

熊世禮

一到洛杉磯，師佛就和李有義教授聯繫，並約定在元月二日，即是抵達的第三天上午，專程拜候。

近幾年來，能勞動師佛親自專程拜訪的人士，就所知，可能只有李教授一位；也因此引起我的好奇心，央求隨侍在側。

李有義教授，曾任中共「世界民族研究學會」會長，以及中共「藏學研究中心顧問」。目前在UCLA人類學系（Dept. of Anthropology）擔任教授。藏文翻譯大師莊晶老師，就是跟李教授學習的，是當今少數研究藏文的權威之一。

以前莊老師早以專函向李教授提到，師佛近十餘年來，致力於藏文佛經的譯著工作；因此，一當師佛以電話與李教授約晤時，李教授便十分熱忱地表示歡迎，並邀請在家午餐。因初見不便冒昧，乃堅決婉謝。

由於不諳羅省地理，訪李有義教授時，委請黃阮桂銘女士駕車，一行四人，於十點半抵達。路上，師佛表示，將把最新編著的「藏文文法」提請李教授斧正；且謙虛地笑說：「這就如同小學生拿作文給大教授改正一

般……」，從這裏，不難看出師佛對李教授在藏文研究上的推崇。

李教授的住處不大，但是格局很好，所以主客七人在客廳會談時，沒有什麼侷促之感。李教授表示，中共的藏學研究單位，以文字研究為主，研究人員多不信佛，但他本人是經過漫長的研究工作以後，深信奉佛教密宗，而且得到寧瑪巴最高權威——敦珠寧波車的開示；並曾承事共住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裏，無論就藏文、佛學等各方面，都獲益甚深。

談到這裏，李教授突然很嚴肅地告訴我們說：師佛是寧波車早期唯一的傳承弟子，也是漢地唯一的導師，這種身份的重要性，一般人是不易了解的。接着，李教授又告訴師佛，莊晶老師在信中，對港台兩地金剛乘學會，做了很詳實的介紹，李教授認為，當今不再會有一個團體能像金剛乘學會一般，不但素質高，成員整齊，而且精進修行，在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上面，都能兼顧；對於師佛的願心和感召力，他深表敬佩。

隨後，師佛提出了最新編著的「藏文文法」手稿，

請李教授指導，並請代爲作序；李教授在了解師佛六十歲以後才開始學藏文，十餘年間，譯作頗多，如今更致力於西藏文化的發揚，他表示十分驚訝，所以欣然地留下手稿，並表示將在最短時間內讀完作序。

在互相傾慕的交談下，時間顯得特別易逝，爲不多擾居停，師佛於十一點半告辭，李教授夫婦及其半子，堅持相送上車。師佛在紐約因受一黑人瘋漢衝撞，右臂受傷，是以在上下車時，十分不便；李教授着我扶持上車安坐，趁關門另坐之際，非常感喟地告訴我：「好好照顧你的師父，這樣的上師，現在已經找不到了。」強抑住洶湧的淚水，我哽噎得無法出聲；默默地坐上車，好一會兒，才回頭感激地向逐漸遠去的李教授揮手道別……。

捐助本刊芳名

本社

(四月二十一日以後助印者登下期)

台灣方面(台幣)

周樑生 周楊育芳捐助印工 台南金剛乘學會捐三〇〇元
陳文仁捐二〇〇元 黃文淵捐一七〇〇元 陳光華 劉秀萍各捐一一〇〇元 陳文台 林振亨 黃隆壽各捐一〇〇〇元 楊寶祥 陳冠諱 陳立言 林昇一各捐八〇〇元 林春里 陳光炳 陳國政各捐七〇〇元

張山田捐六七〇元 陳建夫 張慧玲 陳京川 柯明聲
梁清香 李銘國 賴麗峯各捐六〇〇元 鄒武郎 張黎玲 蔡建華 尙青山 邵德佳 黃榮滿 賴浪良 魏明全 陳純卿 陳蔡回趙 李勝雄 蘇麗香 劉添萬 楊茂宏 呂明華 周德 林坤旺 林重慶 黃妙珠及家人各捐五〇〇元 黃秉坤 高秀穗 王俊雄各捐四五〇元 廖中山 簡文添 廖金旺 林銘銘 王慈芳 彭晃晉 郭秀琴 陳勝義 黃敏源 林玲瑛 李秋助 郭安南 張國雄 張寶蓮 蔡義男 許麗文 許奇勳 廖瑞茹各捐四〇〇元 王仁哲捐三二〇元 陳鶴松 陳樹棕 李清平 柯惠芬 洪仙文 陳昱呈 林旻澄 陳春民 吳宥穎 林啓明 劉信宏 李月華 楊東賢 張永寶 林宗煜 陳翁錦娥 賴耀南 蕭瑞珍 蔡東雄 羅宇授 陳碧欲 尤伯忠 吳桂春 林永昇 吳慈榮 徐文哲 詹宜容 林月鳳 林樹發 韓希聖 鄧淑文各捐三〇〇元 劉文鑫捐二五〇元 劉祐精捐二一〇元 劉茂雄 朱樹鶴 何沛書 陳文生 蘇武雄 周清隆 羅家倫 林清隆 吳素修 蔡作瑜 吳敬子 劉印連 葉勤書 林崇安 高錦 胡仰英 羅旨峰 郭明堂 李正一 鄧天一 林純森 張文雄 馬文驢 李石夫 薛騏良 黃榮賢 許火土 謝勳瑩 浦增遠 洪添元 吳鑄德 陳清忠 邱秀珍 李皇武 陳淑娟 莊金沛 莊樂禪 唐金源 管武治 魏澄淵 洪名輝 賴仲奎 熊式中 陳祈旸 龐萬春 賴惠敏 洪士良 胡勵真各捐二〇〇元

悟謙法師傳

劉銳之

民國七十年秋我 師敦珠甯波車法駕二度降臨香港，近事之餘，承 示廿餘年前在印度之噶林邦所開示之大幻化網導引法，全部爲無上密教傳派之教授訣要，以前既未傳授，嗣後亦不再講說，可稱「空前絕後」。內容扼要而深入，能曲曲傳出者，乃法語（釋悟謙）比丘之功，彼所傳譯與原語成爲無二。彼之近況何如？有晤面否？晤時代詢候之。所譯者尤須異常珍惜也。因稟後以六十七年間曾在台灣見之，相見甚歡；彼在印度加爾各答城，創建玄奘寺，力征經營，今已巋然聳立，爲弘法利生之道場矣； 師大嘉許。

憶四十八年春前往印度之噶林邦城求法，及抵加爾各答城，衆以問關來印，應先朝謁八聖地，以致虔敬，以結法緣。既至菩提伽耶金剛座佛成道處，邂逅悟謙法師，知從西藏拉薩，輾轉至噶林邦，後抵加城，亦作朝聖之旅，因約結伴偕行。師博學多聞，更介紹往朝利維沙之蓮華生大士廟，楚啤嗎之蓮師示現神通之聖地，皆密乘古代聖蹟者。

長途旅伴，獲悉生平，知法師以西安興教寺之比丘，發願前往西藏求學；不怕萬里迢遙，孤單無伴，冰天

雪窟，人地生疏，萬苦千辛，卒於四十三年端午節抵達拉薩，不久進住哲蚌寺所屬之「嘉仍康村」蘭若（相當漢地寺中一個堂口），並投入羅桑敏朗大格西座下，攻習西藏文字，因明學、及現觀莊嚴論。（按藏俗：喇嘛之能入住三大寺哲蚌，噶登、色拉寺所屬之蘭若，又能拜名師學習，必需發心真切，德學俱優者，否則絕不能得；師以外地孤僧，初履其境，不可不謂爲異數，實以其品學有以致之也。）

朝聖地後，於四月到達噶林邦，得陳健民兄周諮博訪，介紹親近承事 敦珠甯波車，以不識藏語，偕師趨謁，求傳大法，已得俞允，乃求灌頂，求示儀軌，更進而求導引法；於此區區百餘日，於 上師所賜灌頂、教授密續、開示導引口訣之三恩，完全接受。誠如 上師賜序所說：「想因其過去生中之願力，及彼此之因緣，纔能遇此善巧緣起，余知其故矣。對於漢藏語言，能通達傳述之士法語（釋悟謙）到此相遇，機緣圓滿，不約而任運相會。遂將遠近教傳巖傳雙具之靜念摧壞金剛地獄壇城，四灌成熟，與能解脫之導引法，全部攝集開示之。」由是可知， 上師之如海深恩，固無時刻或忘；

而當時余於藏文一竅不通，幸得法師之相助，始能如盲人之得杖，行動自如也。

師爲陝西省咸陽人，俗姓孔，父諱慶禮，母賈氏，世務農，生於民國十一年壬戌歲。年十五，在西安崇仁寺當沙彌，年十八，在西安大興善寺受具足戒。師童年逃大旱荒，離家失學。崇仁寺中得淳德師，循循善誘啓其蒙；寂賢師祖授以五堂功課，及佛法初階等，諄諄不倦導其智。由是感佛陀教理之精深廣博，饒益有情之偉大而慈悲。如是發菩提心，求學心切，時精力充沛，夜以繼日，力學精進，不倦不休。

不獨此也，以既具比丘身，而其求知之心，不易滿足；越年轉入西安臥龍寺，參學叢林規範，及各種梵唄。越二年赴終南圭峯山，親近舍公上人靜禪師，學習禪宗，定時禪觀，暇則研究佛典。年餘轉至興教寺（玄奘大師塔院）親近妙瀾法師，專學唯識宗法相。民國卅四年戒兄廣度約同赴鄂縣金峯寺，協理寺務，以無所學，委而去之。乃遠赴成都近慈寺，親近能海法師學密宗、兼習律學；廣聽受顯教經論。又以略窺各宗門徑，未能深入，而於法相因明奧旨，嚮往殊深，乃毅然發願進入西藏求學。排除萬難，爲法忘身，卒能抵達拉薩，入居蘭若，得師傳授藏文及經論，可稱所願能償，依世法言之，謂爲「有志者事竟成」；若依佛法言之，謂爲「願力不可思議」也。而其求學精神，極爲後輩學人所應效法也。

學佛最重參方，禪宗稱行脚，蓋以多親近善知識，藉廣見聞；此善才童子所以五十三參，趙州八十高齡猶行脚，而我國文人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亦此意也。師於卅六年夏，在近慈寺乘假期之便，遍遊成都寶光寺、文殊院、昭覺寺、草堂寺四大叢林。翌年又伴隨同學朝禮峨嵋山普賢菩薩示現勝地。隨至金鼎寺，得知客師熱誠招待，夜間領至寺後山頂，瞻仰舉世嚮往之「萬盞明燈朝普賢」勝景，快慰生平。此後於西藏、印度、參朝聖地更多，不必盡述。而當年參方之精神，亦足法者。

師嚴於自律，而辦事甚明，既定目標，則雖九死一生，亦必不屈不撓，絕不半途而廢。先以入藏求法而論，既無嚮導，又無同行，療饑與渴惟冷水乾糧，辨方及時惟太陽升降；背負重囊，孤身萬里，以不識途，不免走入歧途，非趕不上宿處，便是錯入窮途；待走回頭，則又不知方向，如是不下五六回，險些丟掉性命。此非故駭聽聞，以天有不測之風雲，於峯巒起伏間，更爲難測。即今陽光處處，轉瞬大雪紛飛，漫天遍地，均被冰封；令人全身顫抖，牙齒互擊作聲，兩髓血脈凍凝，硬至不能動，難移寸步，逼近凍死邊緣。於是就在雪地蹲下，縮作一團，盡力將下裳牽下，密封下體，經數分鐘，頗覺頗知觸覺。乃提起真氣，起身疾跑一二丈，再蹲再跑，愈跑愈趨山下，直至轉過山坳，始覺氣溫稍爲轉變，旋而血脈流通。忽然遠見山間微現燈光，精神爲之

興奮，朝光而行，抵達一間喇嘛寺，才算掙脫死神之掌握；至今思之猶有餘悸，然不久又登途矣，觀其自述，甚堅毅之志，活躍紙上。

師於五十六年接任鹿野苑中華佛寺主持，以寺爲居士創建而當權，住寺僧伽，辦事殊多障礙，若自建寺，乃能處理自如，遂倡議興建玄奘寺，以爲弘法道場，紀念聖僧功德，備受信衆擁戴，成立護法委員會，購得地七萬餘方尺。以地在加城東郊，距華僑住地約五公里；僑印佛教徒不多，集款不易，工程緩慢，多年仍未竣工。六十年冬到寺監工，與本照師同住寺內，入夜十餘匪徒前來劫掠，所得無多，疑有隱藏，對師苦杖拷問，杖裂腋下肋骨，遍體鱗傷。並向本照師迎面放一槍，子彈擦傷面皮，雖無大碍，但他深懷恐懼，認地太偏，不宜建寺；師則更埋頭苦幹，直往直前。

七十四年春，印度華僑組織佛教總會，公舉師爲理事長，並聘爲菩提場中華大覺寺住持，全權綜理一切寺務，爲法宣勞。及秋復在赴大覺寺伽耶途中，遭坐車傾覆之禍，頭破血流，受傷頗重，反自慶幸，以爲玄奘大師紀念堂，可能一帆風順，早得成功；今果璀璨莊嚴，巍然峙立，而師之精神，確可與奘師之德業，蔣先總統之墨寶，並垂不朽焉。

師雖苦學自修，而天資聰穎，卅八年春，進藏途經西康省之榮經縣，縣有佛學社，爲同學所組成，開始舉行佛七，推爲主七和尚。每日講解因果報應，念佛功德

，等等教理，如是首次接引皈依三寶弟子凡七十餘人。旋復徇衆所請，宣講般若心經，阿彌陀經等，逗留三個月，續接引皈依百餘人。啼聲初試，便一鳴驚人，嗣後說法度衆，無礙辨才，口如懸河，聽衆信服，不勝枚舉。即爲余度語而論。師常以在西藏學法時，祇學習因明、法相等顯教經籍，對於密乘法典，全未涉及；故開始時，祇譯出不及半數，且甚感困難。雖秉承「敬以處事，誠以待人，不計較得失，不廢於半途」之德性，而結果爲吾師所讚歎，永誌不忘，非才智過人，曷克臻此。

憶自分別而後，師以德優學美，到處均受歡迎：五十一年接管涅槃場之雙林寺，旋而接管加城佛教居士林，攝理鹿野苑中華佛寺住持；組織旅印僧伽聯合會被推舉任主席，五十四年中佛會召開全國華僧代表大會，委任爲印度區華僧代表等，其御衆也，如菩薩戒所示；非求承事供養而爲，更無名利恭敬之念。故其服務也，必敬必恭，黽勉將事；不久輒謙恭自牧，退以讓賢，從無留戀，因此所到之處，皆留去思。

昔年周歷佛國，知於大學校內，有完善之佛學系而外，曾分向民間訪問，除少數華僑團體，絕少佛教氣氛。而一切佛陀古蹟，已爲異教徒毀壞殆盡，及至釋尊應世二千五百年，全世界佛教徒，悉集印度舉行紀念大會。當地政府，加緊趕修，然瑜不掩瑕，無濟於事，朝聖至此，感慨系之。雖李俊承居士於鹿野苑興建中華佛寺

釋果蓮尼師於涅槃場興建雙林寺，末法時代有此，確曾聳峙一時，比之師之興建玄奘寺。不特表達新譯功德，造福人群；然於古今中外，所有留居國外之學生中，學期如此短暫。造詣如此高深，譯述如此繁多，遣詞如此嚴謹，千數百年以迄於今，無第二人，崇德報功，能令後人景仰、學習，其意義豈淺鮮哉。

玄奘寺建成，世界各地佛教徒之朝聖觀光團體，每年續有增加，從此佛國弘法利生業務，如日方昇，迥異往昔。不獨此也，去年春間更乘台灣等地諸山大德來印朝聖之便，特於事先訂定，在寺內舉辦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法會，自己擔任得戒和尚，而羯磨和尚、教授和尚均為當代長老，正訓、副訓和尚，及引禮四和尚，均為當代高僧；且得三位具德尼師以為引贊。高賢大德，濟濟一堂，舉行盛大法會；在別地言之，視作平常之事，但在今日正法淪亡之印度，可謂勝舉空前。參加受戒弟子凡七十五人，均經精選，不是老修行者，便是精進青年，如此種下不可思議菩提種子，由是燈傳無盡，繼往開來，前途未可限量也。

師涵泳禪宗，深得六祖「平常心是道」之旨，行惟務實，語絕誇張。觀其自述出家因緣之當沙彌時，是因陝西大旱，餓殍載途，隨眾逃荒，備力自活。在西安為免外來人行動不便，遂遁跡空門。十八歲時，則說為阮登初階，進取之心益切乃受具足戒，最近以生平行誼見告，再三囑咐：「不要誇張，因無真實功德，免明眼人

所見，反形現醜。」且云：「所云建道場一事，……當時似鬼迷了心竅，糊塗亂闖一番；若是於六十六年至六十七年回台灣返印度後之心情，決不起興建道場顛倒之夢！事到于今，騎虎難下，悔之既晚，夫復何言？硬著頭皮，將錯就錯，一切未完之事，惟有聽其自然，且待異日機緣耳，何敢奢望！閒常自忖；連社會上堂堂君子都不及，何敢言弘法利生乎？更何敢說自利他歟！今後惟有且依印光大師之專持念佛，求生淨土焉。」循誦之下，觀其言有古謙之君子之風；視其行則腳踏實地，遵所謂「有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之坦途前進，其成就可操左券，今之人寧有是哉。

民國七十五年雙十節國慶日歲次丙寅季秋漢地演密教者舒囊卓之贊青福德法幢廣東東莞佛根其鈍劉銳之撰

捐助本刊芳名

國外方面（港幣）

- 僑港潮州普慶念佛社捐五〇〇元 蘇麗嫦捐三〇〇元
李滄喬 鄭匡景 李耀輝 AU SIU NGAU MRS.
SAUVE CHAN YUK LIN 各捐一〇〇元 楊殷漢 黃永生 李世泰 劉熾南 吳國新 梁振文 無名氏 余冠華 余冠林 余冠濠 施合德 郭媛玲 沈衍流 陳慶才 周偉沛 何樂寧 陳偉明 葉鳳 CHAN YUK LIN 各捐一〇〇元 無名氏捐九〇元 許德富 關錦光 楊愛群 江少澄 張仲華 陳慎平各捐五〇元 蘇木展捐二〇元 吳天祐捐美元二〇元

我皈依了佛教

蘇麗嫦

從來我未想過皈依佛教，因為自小在天主教學校讀書，也未曾聽過佛教是什麼一回事，只知是拜神和燒衣，我的朋友大多數都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可能是潮流和我讀書的學校影響，後來便洗了禮，成為基督教徒，最可笑的是我不求甚解那宗教便洗禮，只是人云亦云。

在西曆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有一位朋友請我到金剛乘學會聽經，這次是羅時憲教授開示「大乘空與有」，經過這次，我便對佛教發生了很大興趣，開始稍讀佛教的書籍，這朋友曾對我說他實習靜坐後的益處，我便非常渴望能學靜坐，幸逢 劉上師傳授第三十七屆靜坐班，即參加了，之後更皈依 劉上師循序漸進地學習密宗。

最近聽到了法王 敦珠寧波車圓寂， 劉上師到法國祈禱他早日乘顯再來，我便請示同行，在旅途中，我不但體會到 劉上師的艱辛，到處宏揚佛法和努力修行為利一切有情， 上師更教導我怎樣修行和循循善誘地教導我處世做人的道理。

我想 劉上師和 敦珠法王那麼慈悲和不怕艱辛宏揚佛法為着利益我們，若果我不好好地修行為解脫自己利益有情，怎能對得起法王和上師呢？我便對自己說

，一定要加倍努力修行，方不負所厚望。

如是我聞

慧泉

怎麼延壽？方法很多，譬如建塔，用火供都可以延命。若從宗派的角度言，當以祈禱 上師長壽住世，為利益眾生的延壽最有意義。

生命力是一奇蹟，正如金剛經所說的「如夢幻泡影」一樣短暫。昨晚睡覺今朝能夠起牀，無疑便是。

生命力的定義，就是：血液的精國十脈暢通十五大調協十業風十不斷積累福德資糧。

莊嚴佛土就是使我們心中的莊嚴華麗的種子漸次累積儲藏，再求增長善緣。一旦善緣具足，就能爆發，而得往生佛刹土。

法國行踪手記

黎日光

一月二十九日

早上七時許抵達巴黎戴高樂機場，因班機遲到，故雖立刻乘車趕到另一內陸機場，但到達時，原來要乘之內陸班機已於十分鐘前開出。只有在巴黎機場附近之酒店呆住一天，什麼活動也無法進行。

一月三十日

早上由巴黎轉乘內陸機，經一個半小時到達法國南部之博都，佛母早已派人在機場等候，送到一間古舊而頗具型式之法國家庭式酒店居住。略休息後，下午到法王之居所，得佛母及仙藩寧波車之誠懇招待，並詳述法王示寂之經過。

一月三十一日

各人均到法王住所之佛堂內，參加修習金剛薩埵法，並祈禱法王早日乘願再來。

二月一日

我們一同到佛堂參加法會。劉上師與佛母、仙藩寧波車秘密會面，佛母告知法王之神識已經出定，上師向法王之法體朝拜及祈願，並獲贈法王生前所穿之

貼身衣服兩件。晚上千媚與詩靈兩位師姊，到酒店共進晚餐。

二月二日

仙藩寧波車、千媚、詩靈師姊一同帶往參觀寧瑪山林，並詳述法王因多年前得一祥夢，見一白螺形谷地，若在其谷地之山上建廟宇，則寧瑪巴將來必會擴大而宏揚於世界。時剛好有法國人供獻此山林，乃知因緣成熟遂在此定居及建廟。

首先參觀山下之谷地，有一條河流環繞，彷彿一隻白螺，而此小河之水亦為上好之法國礦泉水，可供飲用，山谷旁為八萬年前原始人居住之洞穴，彼等是吃素而不吃葷。曾掘出原始人之骸骨，世界和平而安居。

谷地上為法王所擁有之寧瑪山林，面積非常宏大，山之一面建成居所，另一面則建成三個閉關中心，行者先在一年閉關中心修畢，乃可轉到三年之閉關中心續修，在三年閉關中心圓滿修畢，又進而到六年之閉關中心，若六年之後再要閉關，則可在山上自建一小屋而繼續精進。閉關中心以前是不准參觀，我們還是第一批訪客

。山上已建有一所寧瑪巴之廟宇，正中爲佛堂，牆上懸滿湯嘉，佛壇上供奉蓮師及釋尊等佛像，今年中將會有做佛像師到此，塑建金剛薩埵佛像，佛堂側爲瑜伽堂，對面爲講經說法之地方。法王曾在此開示，到來聽講常數百人，且多在山上紮營居住多天，以親法益。廟宇前之大空地，現正籌建一大法輪，四周並種植幾十種不同之果樹，以圍繞之。各人於此都大開眼界。

二月三日

仙藩寧波車到酒店與 劉上師商量本年十月到尼泊爾修法及翻譯儀軌之事宜，現時祈禱法王早日乘願再來所修之特殊儀軌，實爲法王生前所編做。並在酒店內共進晚餐。

二月四日

仙藩寧波車偕往參觀八萬年前原始人之洞穴，洞內有彼等所繪之壁畫甚多，彩色繽紛，充滿神奇奧妙之色彩，使人目不暇給。中午在古城沙那享受一頓豐富而傳統之法國餐。下午又參觀原始動物博物館，看到一套關於史前野生原始動物之電影及其他標本等。參觀後恭謁佛母辭行，並獲贈布帛，月精華藥丸，以及迦葉佛與移喜佛母之舍利。晚上並在酒店內舉行送別晚宴，依依惜別，只嘆幾天來相叙甚歡之時間太短，並相約今年十月間於尼泊爾相見。

二月五日

早上來到博都機場，擬往巴黎，等了兩個多小時，由

於霧氣太大，終於取消了飛航。於是又立刻趕到火車站，轉乘火車到巴黎。住在近香愛里樹大街之一間旅店，晚上到巴黎著名中國餐館，利園酒家晚宴，在外國吃中國菜非常有親切感，尤其多天來一直都是只吃法國菜。

二月六日

開始遊覽巴黎之名勝古跡，法國人懷念珍惜著過去，熱愛他們以往的歷史。我們沿著香愛里樹大街一直走向凱旋門，看到巴黎盡量保存舊有之文化建設，同時又添上現代最新之建設。巴黎始終是巴黎，不愧是世界文化之都。能將過去及現在融和而共存。

凱旋門是多年心願所希望能到的地方，門牆及拱門上之石刻英雄人物立體塑像，非常生動，呼之欲出。凱旋門下又使人想到拿破崙當年戰勝回歸之雄姿英發，如在目前。

二月七日

參觀巴黎鐵塔，再次見到法國最偉大之建築物，在鐵塔下遊覽拍照，尤其難忘鐵塔前之廣濶公園，那裡有很多精緻之石刻及噴泉，更有一群群舒適安閒的鴿子，在美好之大自然環境下，等候遊客給與它們的晚餐。

晚上在巴黎最著名之美心餐廳進膳，此間爲主理最正統之法國菜式，聞名世界。吃一頓晚餐，就在餐廳內花了三個多小時，照法國晚宴的習慣，常常可以繼續到午夜，甚至更遲。

二月八日

到協合廣場及參觀羅浮宮，我們所住之旅店，恰在凱旋門與羅浮宮之中間，故沿街漫步，不久就到，廣場之中央放上一塊很高之方尖碑，上面寫滿古代文字及圖案，是拿破崙東征埃及帶回之戰利品，碑前後各有一噴泉，噴泉上有很多雕刻石像。這廣場就是昔年處死法國國王之地方，彷彿看見兩百年前之斷頭台情景，當時推翻君主制度。在短短之時間上使我重溫一個民族之歷史。

經過協合廣場便到羅浮宮，這個珍藏世界最精美藝術品之博物館，為喜愛藝術人士必到之地，名畫與雕刻品收藏至為豐富，名畫如「蒙娜麗莎」、「最後晚餐」、「拿破崙像」等等，雕刻品如「愛神維納斯像」、「聖母像」等等，其他珍藏如木乃伊等，全是最高之藝術精華及珍品。使人留連忘返。晚上在著名之麗都餐廳晚宴，晚宴包括一場精彩絕倫之舞蹈表演，各人均盡興而返。

二月九日

早上參觀聖母院，下午到巴黎地下商場購物，又到一些名牌子商店選購衣物，各人均買到不少手信回港餽贈親友。

二月十日

早上乘法航班機回港。想起在法國的那十四天，感到非常留戀，使我不會忘記很多美好的回憶，希望將來再有機會重臨此地。

密宗精髓——密灌

鍾棟湘

憶於四年以前，上師應陳志仁、張金應之請，前往星馬宏揚密法，余追隨承事，前後接受灌頂者達四十六人，上師臨別前囑咐他們精進修行，每月定期會供及布薩，同時勤修四加行，並且每月列表呈報所做功課，他日有緣，定再前往傳授二級亥母密灌。多年來他們不斷修持，經上師考察後，有資格受法者三十人，故上師決定前往傳授法要。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上師於大馬太平三乘法輪精舍傳授二級亥母灌頂，此法乃密宗之精髓，以修此法者，能把凡夫身轉成報身，戒除貪瞋痴，主修脈、氣、明點而趣入法界，此大寶法王所由讚許者。此法分為二部份，先修生起次第，自成金剛亥母，並擁有亥母一切之自性，然後誦咒；第二部份修圓滿次第，除貪瞋痴三毒，觀想三脈四輪，修柔和之寶瓶氣，並想生法宮；初次接受此灌者，感到非常吃力，故產生種種之問題，日夜不斷追求。上師開示，上師雖然感到很疲倦，但亦不厭其煩為他們指導，使他們恍然大悟。

臨別之際，邱寶光師兄感激流涕的對上師說：「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昔人所云這番話，今天我始能真正領略其義。」廖訊濼師兄更云：「我終日祈禱等待師父來大馬，真不枉我等了四年零一個月了。」

Secret Initiation to only two Tibetan disciples since He left Tibet over twenty years ago. This indicated that it is rare among the Chinese who qualify to receive such initiation.

Due to the pressure of work involved in the building project of the Taichung Centre, the subsequent opening ceremony officiated by H.H. Dudjom Rinpoche, the Dharma tour to U.S.A., and the passing away of H.H. Dudjom Rinpoche, the Vajraguru Lau and Miss Chung were unable to come to Singapore again until March 3, 1987.

On March 7, 1987 in Taiping, five Singaporeans, nine Penangites and sixteen Taipingites were granted the Secret Initiation with additional teachings on Guruyoga sadhana, on releasing of animals ritual, on lengthening life practice, and on eliminating obstacles sadhana. The Vajraguru Lau also kindly accepted an additional fourteen Singaporeans, thirty-four Taipingites and fifteen Penangites as disciples through the Vase Initiations held in those three places respectively. These people were more fortunate than the first batch as the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empowerment of Avaloketisvara, Dorna of the source of wealth, and of Manjusri in addition to the teachings on the Four Foundations.

A Tibetan Esoteric Meditation class was open to the public at Taiping Buddhist Society where fifty-five persons took the six successive evening full cours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participants will meet at Taiping Buddhist Society on the first Sunday of every month to meditate as a group and to exchange their views. Puja gathering on the 10th day of the lunar calendar and the end of the month Recitation of the Precepts will continue to be held at Singapore, Penang and Taiping. It is very likely that Penang will head the list in establishing a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y in Malaysia.

THE VENERABLE VAJRAGURU LAU YUI-CHI'S VISITS TO SINGAPORE & MALAYSIA

The late H.H. Dudjom Rinpoche had expressed his intention of spreading the Nyingmapa doctrine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1982 the Venerable Vajraguru Lau Yui-Chi, Mrs. Lau and Miss Chung Tai Sheung took the initiative to set foot o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Six persons in Singapore succeeded in requesting the Vajraguru Lau to grant them Refuge and Vase initiation. Twenty-four Taipingites and twelve Penangites did likewise. The initiates were granted the sadhana of Guru Rinpoche and were taught the Four Foundations. They were told to perform at least one hundred thousand for each foundation, five hundred sets of the Sadhana, and mantra of the idam at least two hundred thousand times within one year. The Vajraguru Lau promised to come again in either 1983 or 1984 to grant the Secret Initiation and further teachings provided the initiates followed instructions closely and regular in their monthly attendances.

The Vajraguru Lau recalled that on 27th November 1980, H.H. the 16th Gyalwa Karmapa visited the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y in Hong Kong. His Holiness saw quite a number of Chinese Nyingma disciples wearing the yellow robes of the Secret Initiation. His Holiness remarked that He had granted the



༄༅། །སྤྱི་ལོ་ལྷན་པའི་མཚོ་གཤམ་ལོ་ལོ་ལོ། །ཤེས་པ་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 །
 །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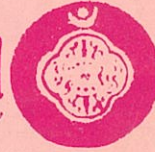
15. hJAM.dPAL.bSHES.gNYEN.—MANJUSHRIMITRA—SWEET VOICED FRIEND. Winner of the Unsurpassable Achievement. Fountain of every wish fulfilling Word, He showered true teaching upon beings—Homage to Jampal Shenyen!

甯瑪巴師佛傳承系統
 (五) 蔣巴舍寧教主



ཨ།

གསང་སྐབས་རྩི་ཐོག་ལ།
འདུམ་མཚོ་སྐབས་



VAJRAYANA QUARTERLY, NO. 31 APR., 1987



香港水上放生